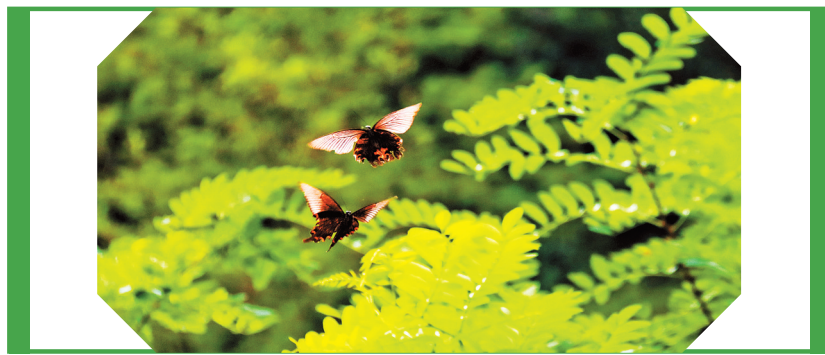


□张步伐

# 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

秋高气爽的日子,我和一群喜欢文字的朋友,到黑宝山林场采风。

一早从乡政府出发,乘坐的大巴,沿着蜿蜒的公路而上。透过车窗,山腰黄色的稻谷与高大的山峰相映成一幅绝妙的秋景图。推开车窗,清新的空气带着各种清香灌进车内,虽然风有些微寒,大家还是忍不住张大嘴猛吸几口,香香凉凉的空气从鼻腔进入,一直沉到丹田,让我们的每一处毛孔膨胀起来,感觉很是飘然。约过二十分钟,我们到了林场,下车步行深入林区。

一路上,各种鸟鸣不时从茂密的叶缝间传出,与小溪潺潺的水声应和着,感觉在听一场婉转悠扬的器乐演奏。笔直的树木,将天撑得老高老高,树叶的色彩将天染得瓦蓝瓦蓝的。各种野果不时闯进我们的视线,卖弄它婀娜的身材,炫耀它少女般的羞涩。我们闻香识玉,贪婪地品着鲜汁嫩浆,满嘴的香甜让我们的语言也带着曼妙的情愫,少了文人的粗言俗语,大显君子的儒雅风度。随着景致的浓艳,少不了我们的大呼小叫,感叹连连。或摘把粉红的野棉花,倚一大树,遥望苍穹,做出忧郁的思念状,深邃迷离的眼神,让人不忍多看几眼,只有让给镜头去记录;或偷偷钻进浓密的草丛,学野猪的吼叫,草叶乱颤,似有猛

窜而出的阵势,将同路的女文友吓得花容失色,跑到男士的身后,抓紧衣裳似哭带叫;或扯开嗓子,将男歌女妹的山歌唱得雀鸟振翅而飞,走兽停步聆听。

忽一人呼,嘿,好大一个坪哟。我加快脚步,前去一看,果见一个大坪,里面长满了野草,细看,原来是一块被荒芜了的地,依稀可见野草丛里还有一些兰包菜的身影,蝴蝶成双成对地飞舞嬉戏,我们的到来,并没有打乱它们飞翔的从容姿态。远处,一间原始古老的土墙屋静静地卧着,岁月的斑驳掩饰不了沧桑的痕迹,墙裂开了缝,门上了锁,锁锈迹斑斑。主人是谁?主人是守林工,还是修行之人?不得而知。大家对在这样环境里有这样的屋,自然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背景,留下几张面带肃静的照片。

在房的左侧,开满了各色小花。我叫不出那些花的名字。花蕊黄黄的,流出的香也是黄黄的,像一些散句,让人舍不得丢失一句。目光,在花朵上绽放。一只扇动着翅膀的像蜂又像鸟的小精灵,轻盈地停在我们的视线。我们的目光轻颤,与它的翅膀合拍。它把针状的嘴插进花蕊里,我们似乎听到了它吸取花汁的声音。我们屏住呼吸,将镜头推进,一张、两张、三张

……它翅膀产生的风,掠过我们的耳旁,痒痒的酥。这小精灵的台风很端庄,很淑女。风流总被它占尽,我们有些嫉妒,以为它占有蜂的勤,占据了鸟的灵,占据了蛾的轻。我们开始争论起它的名字,是叫蜂鸟还是叫蜂蛾好?见多识广的廖主编,认为是蜂鸟。这一叫,我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来。蜂鸟,好珍稀之物种。大家唏嘘,黑宝山,真是与宝有缘。呵呵,有人掏出手机想要发起微博来,可惜,山高森密,不见一丝信号。有人说,蜂鸟只有非洲地带才有,怎么会跑到这大山里来呢。有人笑着说,这黑宝山,是天然的氧吧,是物种的会所,我们都知道跑这儿来吐故纳新,怎么蜂鸟就不可以来呢?我翻出一张自认为特有艺术感的照片,陶醉在它的美姿里。我有些把持不住自己,想象着同这只“蜂鸟”缘分不亚于一场艳遇。不知怎么的,大家不再谈其他,就把这“蜂鸟”当着了美人,说它身材苗条,小腰细臀,舞姿翩跹,嘴吻花朵实在是轻柔双绝。要是化身与其共舞,今生足矣。或是翅膀相触,融化世间的惆怅,留得同醉不休;或是化成一曲高山流水,缭绕于天地,不绝于耳。“蜂鸟”在我们面前,总是那么缠绵,恋着我们的目光,恋着我们的眼神。一晃大家在此待了将近两个小时。自古多情总被伤,大家有些舍不得离开。向导的再三催促,大家才离开了这片世外桃源。

在回乡的路上,我们碰到了万源电视台记者王迪,我们说看到了蜂鸟。他哈哈一笑,“什么蜂鸟,你们才是‘疯了’。我在黑宝山早就发现过,我给它们拍过照,它们是蜂蛾,像黑宝山这样林木葱郁的地方,只要你细心,在花朵上随处都可以看到”。听了他的话,我们并没有减少对于蜂蛾的热情,我们说回到家,要好好地将这些照片保存,在网上晒晒,让人们都知道黑宝山有多情的蜂蛾,也去过我们这群多情的人。

## 行吟

# 12

2022年9月26日

星期一

邮箱:  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:郝良

□编辑:杨蓉蓉

# 攻坚克难、砥砺前行

## 以优异成绩

#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!